

中國解放區 婦女參戰運動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編

北京書店印行

編輯『婦運叢書』前言

在八年抗日戰爭和兩年半人民解放戰爭中，解放區廣大勞動婦女群衆，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熱烈地支援戰爭，積極地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努力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在各個戰線上均創造了輝煌的成績，成爲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的不可缺少的力量。而婦女群衆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之下，獲得了男女平等的權利，在社會上在家庭裏，其地位逐漸提高，開始走上了完全解放的道路。

與此相配合，在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女工、農婦、女學生以及各階層被壓迫的婦女群衆，不斷地參加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成爲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的重要部份。

當茲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際，本會爲便於讀者瞭解和研究各地婦女運動，特編印『婦運叢書』十冊，其中第一本是『中國解放區婦女運動文獻』，介紹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及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指導解放區婦女運動的方針政策。其次是『中國解放區農村婦女翻身運動素描』、『中國解放區農村婦女生產運動』、『中國解放區婦女參戰運動』、『新社會的新女工』、『中國解放區的兒童生活』、『中國解放區的南丁格爾們』等六書，分別介紹中國解放區婦女工作的輝煌成就及保護婦女兒童權利的各種措施。

此外，彙編了『國民黨統治區民主婦女運動』一書，介紹了抗日戰爭以後，國民黨統治區婦女群衆堅持民主鬥爭的各種事蹟。

中國民主婦女運動，是國際民主婦女運動的一部份，爲了加強與國際民主婦女運動的聯系，增加國際婦運知識，特編寫『國際民主婦女運動文獻』介紹國際民主婦女運動的方針任務及具體活動。

爲着把當前婦女運動中的實際問題提高到理論上來認識，並運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實際運動，特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婦女解放運動的論著，以饗讀者。

本會成立伊始，人力有限，編寫粗草，缺點頗多，尙祈讀者指正。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

目錄：

趙老太太	「葫蘆島」部全體指戰員（一）
母親	七分隊三排
二丑夫婦	孫遜（五）
錢秀清與蔣錦齋	李信（八）
紅槍女將李蘭英	新華社（一三）
模範老軍屬——坤有娘	孫明（一五）
膠東婦女熱烈支援人民解放戰爭	李永清（一七）
廣大婦女歡迎東北人民解放軍進關	齊雲（一九）
淮海戰役中的婦女	紀潛（一九）
中國解放區婦女參戰運動	王新（二三）
	馮皚（二六）
	趙烽（三〇）

趙老太太

【葫蘆島】部
七分隊三排全體指戰員

鮮紅累累的棗林，擁抱着一個五十多戶的小村莊，隊伍從晉中火線上下來，就在這裡休整學習。七連三排住在山半坡上的一家姓趙的人家，趙老太太已經五十四歲了，拄着一根拐杖，一天不見有個笑臉，一語不發地一直忙着家務。趙老太太家裏沒有人手，老漢有點殘廢，兄弟當村幹部忙的終天不在家。孩子去年參軍去了，兒媳年紀很小，吃水推麵都很困難。老太太不時惦念着她的兒子，但她也明白，孩子是爲了報仇，爲了打閻錫山，去年三月才參了軍的。想起過去的日子，孩子兩次被閻錫山抓走，自己的家不能站，自己的東西被敵人搶光了；現在有了家，有了吃穿，這都是共產黨解放軍給的。老太太有一次讓同志們吃煮玉菱，同志們推辭不吃，她說：「你們吃吧，這東西都是你們給我的，你們不來嘮，我那有家，那有這些東西？」但她總還是沒精打彩的。

隊伍來啦，溝院子都是活蹦亂跳的年輕小夥子，唱歌、學習，緊張活潑的新氣象。他們乘着空閑，把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土牆上用白土刷得掛白，還寫上了戰鬥學習的標語；茅廁的糞也擔完了，水缸裡每天都是滿滿的水。趙老太太的家庭變了樣，趙老太太的心裏也變了樣。

一天正當趙老太太和她的兒媳推磨的時候，同志們下課回來了，大家頭上汗都沒乾就你爭我奪搶看去推磨，一會的功夫就推完了。把個老太太和她的兒媳，在一旁喜的眉開眼笑。

隊伍住了幾天，就和老太太親熱的像一家人，趙老太太也變成另外一個人了，高興起來，話也多了，拐杖不要了，走路也翹健起來。

照例的，她每天都燒七八鍋開水，同志們一下課回來或打柴回來，一滿鍋熱氣騰騰的開水就在等着，有時還把水端到各班去讓大家喝，並且說：『你們太忙囉，很早起來就出操，出完操就上課，還要開會、寫字、打柴……多喝點開水，少生病，好打敵人，解放太原！』

舊歷八月十五日，她把切好的月餅和梨送給大家吃，同志們不要，等到大家都睡了，她悄悄地在每人頭上跟前放上一捧又紅又大的棗子，有的同志醒了，告訴她：『老太太，這是群眾紀律，不能吃！』她說：『吃嘮，沒關係，這是我叫你們吃的，營長批評你們嘮，我跟他說理去；八月十五嘛，你們平常又辛苦，就連這一點東西都吃不得，嘮！』老太太每次說話，總是滿臉慈祥的笑容，用『嘮』這個聲音來結束她的話。

有一次不知是誰把她媳婦紡的線碰斷了一根，她的媳婦年紀小就發了急。老太太就責備她：『解放軍沒來，咱跑到山裡，你一天到晚眼巴巴盼着解放軍來，八路同志們可來囉，咱也能站到家過好日子囉，你又耍脾氣來，真是……嘮！』

在許多小事情上，老太太對大家照顧得像對自己的親兒子一樣周到，每天早上大家還沒有起床，她就將屋子裏的地掃了，老太太說：『屋裏跳蚤多哩！不掃乾淨，同志們夜裡睡不好，白天還要跑到身上咬。』同志們一起床，一鍋熱氣騰騰的熱水，準備得好好的，等同志們去洗臉。

天氣變了，刮起風，老太太很上勁地把家裡的窗子都糊了；夜裡下了雨，老太太把所有在院裡的衣服都收起來，第二天早晨她抱着一堆摺好的衣服大聲喊：『七八班的同志都來，是誰的誰拿去！』

半夜裡，不知道幾次的去看同志們睡好沒有，蓋好沒有。有一次她看見石光華同志沒有枕頭，「辛苦一天啦，夜裡可得睡好。」說着就把她自己的枕頭拿來給他。耿三江同志病了幾天，老太太親自燒水端水照顧他，還給他蓋上被子，又拿着一個罐子來對耿同志說：「你是受了風啦，扳扳罐子就好囉！」常玉科同志脚痛，老太太拿出她自己的止痛膏藥親自給貼上。

有一天清早，耿三江出差正預備走，老太太看見他前襟破了，就趕忙扒住不讓他走，隨即拿出針線來給他縫；一面縫一面鄭重而帶有母親送兒出行的教誨口氣說：「路上渴嘮，要忍一點，可不要吃老鄉的糞子。牽牲口也要小心。」

天氣漸漸的涼了，地裡的莊稼急着要收回來，爲了響應上級的秋收號召，三排全體同志都動員起來，趙老太太的穀子、玉菱、高粱很快的就被收割回來，打了場，剝了籽，並且還幫助老太太倒糞，打糞子。同志們把老太太看成和自己的母親一樣，趕早搭黑，見活就幹，一點也不嫌累。而老太太也就更加關心和愛護這群可愛的兒子了。

每天晚上天一黑，老太太就把她鋪的那件破羊皮襖送給放哨的披上。天已不早了，她還在燒開水，端給放哨的同志喝（在她門口），並很親切的說：「天涼了，喝點熱開水壓壓寒氣！」有時候她還端些熱開水叫大家洗脚。

棉被套發下來了，趙老太太和她的媳婦忙開了。同志們沒有線，她把自己紡的四五兩線拿出來給大家縫被子，三排的被子全是她老人家和她的兒媳婦自動絮起來的，不讓她裝都不行。

禮拜日大家脫了衣服準備去洗，老太太却搶着要拿去洗，並且說：「你們太忙啦，禮拜天該休息休息，我作了心裡如意。」她還說：「同志們都是一樣的好。以前敵人在，弄得心裡七上八下的，一

年起兩回交糧，還要抓兵搶糧，沒辦法。這會兒，你們來啦，老百姓才安下家。同志們都是和和氣氣的，還要幫助老百姓生產，還要打敵人，嗨！你們太好啦，班長好、副班長也好，弟兄們都好，嗨！』

同志們在休息談笑中，也都感激着老太太。有一次同志們對她說：『老太太，你對解放軍這樣好，要給你登個報。』老太太就說：『登個報也好，給咱看看也喜歡喜歡，俺孩子知道嘮也高興高興，嗨！』

果然，團裡的小報登出來了，大家唸給她聽，她鄭重地提意見說：『好是好，就是沒有我的名字，我孩他也不知道趙老太太是誰。』停了一會，他接着說：『我姓施，我叫桂來的，叫施桂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母親

孫遜

王書本是山東崑崙縣參軍運動中出色的送子參軍的模範母親之一。

她生在一個貧苦勞動者的家庭裡。父親長年出賣體力勞動，爲人家抗活。出閨到楊格莊，婆家又是同樣勞苦艱難。公爹爲債務被逼愁死，婆媽晝夜哭啼，男人僱給地主抗了九年活，可是因爲租了地主二畝薄沙地，抗活的工資就叫地主頂了租，所以幹一年家裡依然是窮一年。全家活命就得靠她給別人做零活掙飯吃。

自從來了共產黨，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以後，經過減租和土地改革，農民翻了身。她也翻了身。由原來的八分地，增加到十五畝一分。雖然男人參加了解放軍，減少了勞動力，但由於她和兒子太紅積極生產，所以生活一天一天的好起來。她常說：『這陣吃好吃壞可都是自己作了主。沒翻身時，拾點菜也得受封建勢力的限制！』

她的苦難的經歷，培植了她強烈的階級意識。她曾以『瞎老媽』劇中之主人公『青州媽』自比過。她說：『和我拉着孩子過窮日子的滋味一模一樣！』她是那樣堅決地痛恨着她的敵人：『國民黨反動派不消滅，舊官府不打倒，我一天就不能安心！』反過來，她親身的經歷也告訴了她，她應該走的道路和方向，這也就是她常說的：『我的恩人是中國共產黨毛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次參軍運動開始時，太紅有意去參軍。就在這時，一個不幸的消息，傳到了她的耳朵裡，就是

太紅的爹在解放軍裡與敵人作戰英勇犧牲了。她以為這事大半不能假，難過的一連幾夜睡不着。可是，她想開了，她知道他爲甚麼死的，她也知道他是叫誰打死的，所以她說：『有淚背後擦，不能叫當老的也跟着難過。』本來太紅去參軍，想跟媽媽要套褲褂，但是他怕媽媽不高興，就託叔叔給他要。常她知道了這件事情後，就馬上對太紅的叔叔說：『現在社會進步這樣快，我決不屈着孩子的心，他有心去，褲褂堅決辦得到！』她並對村裡的人表示：『他爹，若是真有那天（指男人犧牲），太紅更應當去「替父報仇」！』

到處醞釀着青壯年參軍到前線的聲浪時，她再次向太紅表示：『你願去參軍這是往大道走，我當媽的不能阻攔、把你揪到水溝裡！咱要往前看，全國都快解放了，你也要出去出息出息！家裡有我也能生產，你放心吧！遭不着罪。』當晚，她就借了縷子，第二天突擊織了半『墨』布，帶夜漿好、烘乾了，緊接着就縫起了褲褂，還找人幫助納了兩隻襪底，又把積蓄的一萬六千元錢，交給太紅說：『年輕人學習最要緊，這些錢你帶着好添補買枝筆！』

她不僅是送子參軍的模範母親，她還是動員別人參軍的積極份子。叢培盛，願意參軍，就是老娘沒允許。她知道了就決定去作說服工作。她進了叢家的門，培盛的娘就指着『糠餵肥』說日子難過，兒子出不去。她馬上就說：『你既然知道這滋味，就應該願意孩子去參軍。參軍解放全中國，大家都享福！你不叫孩子參軍，還怕露光麼？』『勝利眼看來到了，咱別光看脚尖，你也得打算打算孩子的出息！』這些話，句句打動了培盛娘的心坎。

歡送參軍大會的前天晚上，她特地炒了花生，歡送太紅、培盛等四名參軍青年，她提出了對他們的希望，到前線殺敵立功。培盛感激地說：『俺媽自從聽了你的話，願意送我去參軍，也給我作了一

套褲褂。』吃了花生後，已經過半夜三點了，四個青年走了三個，只修桂芬老不走。原來他是發愁沒有襯衣。這件事她擔承了，她說好了桂芬他媽和老婆，借布給她們縫衣裳，使桂芬歡歡樂樂去前線。在歡送參軍的大會上，她給太紅插光榮花，並親切的囑咐他：『出去好好學習，努力進步，和同志親密的團結着，爭個模範！』

參軍勝利了。太紅爹光榮爲國犧牲的消息已經證實。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她表現了驚人的銅強與理智。她看了男人的遺像，湧上一陣熱淚。可是她堅決的向村幹部表示：『我決不會低頭，決不會扔了一點工作，這樣更應該加勁幹！』並且她寬慰別人說：『舊社會裡若攤上這事，可真是沒法過了，誰也不拿着當人待。如今，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只要好好往前幹，再有村中大家伙幫助，也不會遭着罪！』

果然，她的工作幹的很積極。並幫助缺勞動力的而且又正在生孩子的一戶工屬磨苞米；春節時忙着優軍、梨光榮燈……。

模範母親王書本，到底實現了她的一個長期蘊藏在心中的偉大的願望——她，已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她以這個來永遠紀念光榮犧牲的丈夫！她又以這個來鼓勵着參軍的太紅。

一九四九年二月

二丑夫婦

李 信

『……咱人民解放軍展開秋季攻勢後，到處大打勝仗，先解放了濟南、鄭州、開封，最近又解放了保定和徐州，東北九省已全部解放，現今華北人民解放軍正圍攻太原，東北人民解放軍也要進關，幫助解放咱全華北。最近，中央負責同志已說了，從現在起，再有一年左右，就可把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北岳區孫家莊支書孫寶柱在支部黨員大會上傳達了勝利消息，三十多個黨員高興的幾乎要跳起來。『可快把老蔣王八蛋打倒啦！』『傳作義也調不了蛋……』孫寶柱吸著旱煙，用手向到會的同志們搖擺了幾下，意思是要大家安定下來繼續開會。他又說：『快可是快，要想澈底打倒蔣介石，非繼續擴充咱們的解放軍不可。這次區上佈置了擴軍任務，要咱村完成兩名新兵，我跟村長在會上向王家莊挑戰，保證超過一名。這任務雖說不大，咱們支部裡也得先討論討論。回來時區委再三的提出，這次要強調咱們共產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

寶柱講完後，會場上就沉靜下來。可是咬耳朵小話的還在談論着。『這次擴軍任務好完成！』『春上那次擴軍，自報名超過的兩名還沒去哩！……』『哼！二丑剛結過婚，恐怕離不開家了。』

二丑是民兵班長。春上擴軍時自報過名，因數目超過把他留在村裡，當時他很不願意，一再說這次去不了，我下次得頭一個去。可是在一個月以前，二丑跟王家莊村婦聯幹部王桂蘭結了婚，因此，人們恐怕二丑離不開老婆，動搖了參軍的決心。

的確，大家對二丑的猜測，正對了二丑的心坎。人家都三三兩兩的談論參軍的事，二丑却獨自蹲在後邊，低着漲紅了的臉，兩手抱着膝蓋，一句話也不說，心中正在打算盤：『去吧？』又怕老婆離不開他，『不去吧？』說了不算，不是共產黨員辦的事，何況形勢又這麼好……接着一連串的。平常上的黨課……黨員要起模範作用……春上擴軍大會……全想起來了。

突然二丑從人群裡往起一站，大聲說：『這次我一定要參軍，上次報了名沒去上，這次可得讓我先去。』

二丑這幾句話非常引人注意，會場立時變得活躍了。這時，小禿的肚子早鼓了好幾鼓。他磕了煙灰，把烟口袋緊纏在煙袋桿上，順手往背後腰帶上掖起。就手把頭上的白布巾扯下來尖着嗓子說：『只要上級不嫌咱頭髮少，我也算一份。』會場上的人被小禿鬧得哈哈大笑起來。

『二哥！過晌了，還不去吃飯！』二丑聽到三黑來叫他，歪過脖子從窗孔往外一望，果然太陽已西斜，窗前已閃過尺多寬的房影。『三黑！你先走吧，我隨後就回去吃飯。』

寶柱見兩個黨員決心參軍，心中十分高興。他走到院裡一看，天却已不早，隨就宣佈準備明天開群眾會，要二丑小禿二人大會上帶動群眾參軍，說罷散了會。

二丑散會回家，邊走邊想，『到家先跟大哥商量……』『讓三黑吃過午飯去王家莊接他二嫂……』『明天要爭取打頭一砲……』，甚至聯想到去軍隊後怎麼學打仗……。總之，這一切的一切，不斷在他的腦子裡閃來閃去，心中倒覺得不平靜。

他忙吃下幾碗，一面讓三黑去接老婆回來，一面把大哥叫到院裡東牆根的陽光下，開始把參軍的事從頭說起。大哥起初還猶疑，後來聽了二丑跟他學說勝利消息，不由心中高興起來。說：『要聽你

說道，老蔣快完蛋了，這回不參軍打老蔣，再過一年左右想打還打不上了哩；這末的話還是我去好。『不！大哥！還是我去好，鳴兒剛一生日，你在家還可以幫大嫂辦些事，再說你過光景也比我強。』『不！我的心思是這樣，他二孀新過門不久，人生地疏，你在家還方便點兒。』弟兄二人正說著，大嫂在屋子裡聽出岔子來，她甩了下手上的水，扒着門框說：『二丑！你去他去的，倒底你們倆是想幹什麼去？』大哥用眼盯住她說：『啥事都有你，幹你的算啦！』大嫂吃了這個小釘子，臉蛋立時沉下去，給了男人一個白眼，沒再往下問，就又彎下腰去洗碗。

太陽剛剛接近西山頂，村中慢慢升起炊煙，一群群的烏鴉呱呱的叫着，緊扇動翅膀往東飛，大嫂剛從院中抱回一堆柴，坐在鍋旁燒火做晚飯。三黑跑着進來，急着喊：『大嫂！大嫂！二嫂回來啦！』大嫂忙往灶裡塞進一把柴，起身還未邁開步，早見他二孀手提着一個花布包袱已經走進來。忙着說：『冷了吧！看，風吹的那頭髮……』

二孀把包袱放進自己的屋裏，返身到大嫂屋裏看看鳴兒正睡得熟，所以也沒敢動他，隨後走出外間接過大嫂手中的燒火棍，就坐下燒起火來。妯娌倆接着就家長里短的拉搭起來。

小西北風，吹得二丑屋裏的窗紙不斷嘩嘩地響，二丑對桂蘭說：『我的鞋襪做好了沒有？』桂蘭在娘家早聽區婦聯的陳同志說過，上級佈置了擴軍任務，陳同志還會動員員過她，讓她作個送郎參軍的模範，今兒後晌見三黑去接她，雖沒問明三黑爲什麼，但早已想到丈夫上次報過名，心中也猜透七八成了。如今又見丈夫向她要鞋襪，就更明白接她回來的意思。想罷心中打了個轉，故意沉着臉便以客代問道：『鞋襪不做好幹什麼？』二丑面帶微笑着說：『咱村佈置下擴軍工作，明天我打算在大會上報名參軍。』稍沉了一會兒桂蘭說：『鞋襪做了是叫你在穿，有本事參軍，沒本事掙鞋襪？』二丑

聽這口氣，已猜透是桂蘭不願讓自己去參軍，一時心中亂紛紛的，不知如何是好，但又想到今兒晌午在支部會上的情形，又想起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堅決參軍的理智很快就戰勝了動搖的感情。隨又說：『進步？看見過你這進步的，還不是拖尾巴？』桂蘭見丈夫信以為實，於是又說：『說拖尾巴就拖尾巴，就是這落後勁兒，怎辦您好！』二丑聽罷，不由心中發火，提高嗓子說：『說漂亮話不作漂亮事，還配當婦聯幹部呢？……』正說着，三黑猛把門帘一挑走進來，一面笑着面說：『二嫂還當幹部哩！真落後。』『落後，你不落後你去……』三黑沒等二嫂說完便插嘴說：『我現在是不够年歲，够年歲的話保險參軍沒人拖尾巴。』桂蘭嗤的一笑，『你們兄弟們倒信實。』隨就把她的本意從頭說了一遍。順手打開包袱，取出鞋襪說：『鞋襪早做好了，光怕不敢參軍拉了稀。』二丑聽罷，已知剛才桂蘭是故意開玩笑，於是才轉怒為喜。

正在跟桂蘭說笑着，忽見大嫂走進來，二話沒說，就用指頭指點着二丑，說：『傻子！再傻也沒有你家弟兄傻。放着好日子不過，一心想去當兵……』二丑沒等大嫂說完，便插嘴說：『好日子，好日子，要不是共產黨誰能過的上？你知道，春上剛剛分了果實，被匪軍連搶帶砸快光了，不打倒國民黨蔣介石還能過安生日子！』大嫂聽罷二丑這些話，彷彿更有什麼似的，隨又拍着手說：『傻鬼子！保定的敵人被打跑啦！哪還能來敵人，怎麼會過不上安生日子？』這時，桂蘭對大嫂的話早就有些不耐煩。她搶先一句說：『不是哪樣說，大嫂！沒有解放軍，保定的敵人也不會跑，別看咱這裏安定，華中、華南還有好多地方被匪軍們佔着，不能認爲咱這裏安定了就算完，還得參軍去幫助沒解放的人們去解放……』

大嫂聽了二丑家兩口子的勸，心裏才慢慢的翻過勁來，感到剛才自己說的話不對。她剛要說話，

三黑一旁插了嘴：『大嫂說的都是自私自利話，不如二嫂說的對。』說着，他把臉轉向二嫂，給二嫂出了個洋相，又說：『嘿！還是二嫂當過演員，剛才又演了一幕小過年。』桂蘭被三黑說的臉上紅了一下，剛要伸手去抓三黑，早見三黑一跳就跳出屋去了。

第二天早上，村長宣佈召集群眾大會。不一會兒，會場上的人到齊了。村長把開會的意思向大家說罷，二丑第一個跳上台去，胸脯挺的直直的，滿面帶着笑說：『上次報名沒輪着我，這次我非去不可。打老蔣都有份，誰還跟我一塊去……』接着一陣掌聲，在雜亂的掌聲中，小禿跟其他三個青年也接連報了名。大家又是一陣掌聲，這當兒，兒童團走上前去，給五個新戰士胸前插起碗口大的光榮花。

村長又當場徵求了新戰士家中代耕的意見，並順手遞給每個新戰士一條潔白的毛巾說：『沒別的！請收下作個紀念品吧！』這天，太陽剛剛西斜，大街上就鏗鏘地響起了鑼鼓聲。秧歌隊在街上邊扭邊唱，準備歡送新戰士去前線立功，人群中二丑頭前揹着被包，桂蘭隨後提着一個小包袱，再後面就是他大哥和大嫂，還有送行的一群老鄉親。

孫家莊歡送的人群走出西村口去了，二丑一手接過桂蘭遞給他的小包袱，一面對大家說：『請回去吧！等打倒老蔣後回來再見。』

二九四八年十二月

錢秀清與蔣錦齋

新華社

江蘇北部東南縣（新設縣，是海門、啓東兩縣合併而成）啓西區決心鄉裏，有一對未婚夫妻，女的叫錢秀清，今年二十三歲，是婦女聯合會主任，家住永濟河邊。男的叫蔣錦齋，今年二十一歲，家住永清河東面。他們兩個住的很近，碰頭的機會很多，可是從來沒有說過話，一見面，不是她面孔一紅，就是他面孔一紅，很快的跑開。這次區裏開農民代表大會，兩人都是代表，會上又碰到了，還是和過去一樣，沒有說話。區政府號召勞動人民參加人民解放軍，錢秀清心裏想：『沒有人民解放軍我怎能翻身當婦女聯合會的主任？這次參軍一定要動員心腹人去。』她算自己弟弟，年紀還小；想動員他未婚夫（蔣錦齋）去，但彼此從來沒有說過話，有點不好意思。她想了一想，就去請村指導員代寫一封信，她說一句，指導員寫一句，信上寫着：『蔣錦齋同志：現在形勢很好，我們青年再出一把勁，勝利就會很快到來，希望你這次光榮去參軍，活捉蔣介石，我們太太平平結婚，那時多開心，接信後抽空談談。妹錢秀清。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信寫好了，她又在自己名字下面蓋了個指印，託指導員帶去，還請指導員告訴蔣錦齋說：我們雖然自小訂婚還未結婚，但意志相同，兩人都是共產黨員，我勸你去參加人民解放軍有三個保證：第一，我決沒有兩條心；第二，我保證積極工作，努力求進步；第三，我把你家當自己家一樣來照顧。蔣錦齋接到信後，想起了自己去年三月初六被蔣匪『還鄉團』追到長江邊上，打得半死的情景，覺得應該報名參加解放軍，但是有點捨不得她。他